

# 散文的神髓

古耜 著

◎ 绿色文心

◎ 文海纵横

◎ 佳作品赏

◎ 序跋选粹



# 散文的神髓

古耜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的神髓 / 古耜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171-3237-0

I. ①散… II. ①古…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2576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赵 歌  
出版统筹 冯素丽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刘 云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7.25 印张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171-3237-0

## 作者简介

古耜，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

曾长期供职于产业和地方文联，并主持《地火》《海燕》文学杂志，业余从事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先后在国内230多种报刊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和散文约500万言；出版个人著作《分享生活的诗意》《美文之美》《鲁迅和他的周边》等多部；参与《金瓶梅词典》《中国散文百家谭》等10多种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各类选集、文丛、书系20多种，80余册。文章收入近百种选刊、选集、合集，并多次被选为高中和高考试题。先后获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的多种奖励，并获“辽宁省最佳读书人称号”。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荣誉评论家。

# 目 录

## 第一辑 绿色文心

|                       |       |
|-----------------------|-------|
| 散文背后那只“手”             | / 003 |
| 散文大厦的三条基石             | / 011 |
| 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          | / 020 |
| 散文史、散文生态与全民写作         | / 025 |
| 散文向传统要什么?             | / 030 |
| 散文语言的审美特质             | / 034 |
| 略说现当代中国散文的外来影响        | / 037 |
| 散文的“随便”与不随便<br>——读鲁札记 | / 048 |
| 也谈散文写作的“易”与“难”        | / 055 |
| 散文,深入而新颖的“现代性”        | / 059 |
| 散文理论建设何以步履蹒跚          | / 062 |

## 第二辑 文海纵横

|                              |       |
|------------------------------|-------|
| 沉雄而瑰丽的爱国主义旋律<br>——共和国散文的一种读法 | / 071 |
|------------------------------|-------|

在扬弃与拓展中执着前行

——我看近五年来的散文创作 / 080

召唤天人共生的未来

——生态随笔阅读札记 / 085

历史回望与时代深思

——2011年散文随笔的一种观察 / 094

根系大地的持守与拓展

——2012年散文随笔创作态势简说 / 097

追“梦”路上的心灵交响

——2013年散文随笔创作的主旋律 / 101

大地上唱响人民之歌

——2014年散文随笔创作漫评 / 106

散文：怎样使精短成为可能

——读《红豆》精短散文征文作品所想到的 / 111

呼唤作为流派的江西散文 / 115

新松自应高千尺

——读第八届“白鹭洲文学大赛”获奖和入围作品 / 121

### 第三辑 佳作品赏

历史潮流的时代玄览

——《明斯克钩沉》读赏 / 127

面对人类文明的沉思与发现

——《忘不了的泰姬陵》读赏 / 131

探寻中华文明的深层魅力

——《走进〈敕勒歌〉》读赏 / 136

忧患而强健的精神远行

——读雷达散文 / 140

忧乐总系苍生梦

——读王巨才“退忧室”系列散文 / 151

人生如诗也如歌

——读《高洪波文集·散文随笔卷》 / 155

激活传统风韵 谱写时代弦歌

——读《充闾文集》 / 159

回望传统的“有我之境”

——读王充闾的《国粹——人文传承书》 / 163

只缘胸次有江湖

——读李舫散文 / 167

诗思茶念两缱绻

——读潘向黎的两本散文新著 / 171

且将文心作虹桥

——读李元洛的“古典流连”系列 / 175

点亮现代人“回家”的心灯

——读《郭文斌精选集》 / 178

鸿飞何须计东西

——读王必胜散文集 / 183

幽思邈邈，逸趣翩翩

——说王彬的散文 / 187

从容咀嚼缭乱的风景

——读彭程《在母语的屋檐下》 / 192

书海探奥，可作金针度人

——读彭程的《纸页上的足印》 / 196

且将千年窑火，化作瑰丽诗章

——读江子的《青花帝国》 / 199

乡恋无边，且歌且思

——读简心散文集《被绑架的河流》 / 203

让青春因伤痛而强健

——读陆梅的散文 / 208

生命之河里的爱与痛

——丘晓兰散文读感 / 211

#### 第四辑 序跋选粹

散文与时代

——《新世纪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前言 / 217

走向经典：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

——“走向经典，走进校园”书系代前言 / 221

东风吹水绿参差

——“悄吟文丛”总序 / 225

散文：该把什么留给童心

——《给儿童美的阅读·散文卷》代前言 / 230

活着的传统 身边的国粹

——“国粹文丛”总序 / 235

散文长廊里的中国梦

——《百年沧桑——中国梦散文读本》序言 / 238

热血写成的民族心史

——《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代前言 / 241

胸中秉正气，腕下化清风

——《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代序 / 246

纵横自有凌云笔

——《最是文人伤心处》代序 / 249

轻叩历史的性灵之门

——《在楚地的皱褶间转还》序 / 255

独对岁月的精神珍藏

——《在时光中流浪》代序 / 260

诗神：在散文大地上舞蹈

——《天边晨岚无语》序言 / 263

## 第一辑



# 绿色文心



## 散文背后那只“手”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 21 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这是近年来散文界同人关注和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然而，评论家围绕这一话题做出的种种盘点、描述和评说，却因为日趋浩瀚的散文产量与一向含混的散文理念的双重解构，最终化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扰攘——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材料出发，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结论与结论之间，常常是南辕北辙，无法通约，以致很难构成与散文创作的有效对话或潜对话。眼看着这一番乱花迷眼而又异象丛生的散文景观，我虽然依旧保持着探求事物本相和规律的愿望与兴致，但却不想再延续人们所习惯的行文方法，一味做由点到面、由博而约的分析与归纳，因为那种努力的结果，除了让原本纷纭的话题再添纷纭之外，恐怕未必有太多的建设意义。为此，我尝试着换一种目光和思路，走进当下宏观的散文世界，以求会有别样的发现与收获。

1776 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命题。其中包含这样的意思：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各自的利益做出选择和决策，进而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一个时代的散文创作与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自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作为不同事物都有的一种发展过程，前者有一点却又是与后者相通的，这就是：在散文发展的背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于冥冥中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或者干脆说，是“那只手”的健康状况和运动态势，最终制约着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兴衰沉浮与潮起潮落。

那么，散文背后那只“手”，即决定散文发展的根本条件是什么呢？找到了它，我们庶几就找到了审视和评价 21 世纪散文创作的新坐标与新途径。

应当看到，对于这一问题，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巨擘虽然不曾做过专门的宏论，但是，他们在言及普遍的散文和文学现象时，还是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了一些很有意义也很值得关注的见解。譬如，周作人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撰写“导言”时就曾断言：“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他还说：“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

在周作人看来，散文的发展繁荣需要以统治者的大厦将倾、自顾不暇为前提。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出现一个相对自由、开放与宽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也只有这样的环境中，散文家才可能率真、大胆、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与感情，从而推动创作的兴盛。毫无疑问，周作人揭示了散文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种揭示所包含的一定程度的真理性，是可以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证明的。譬如：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孕育了诸子百家的万象纷呈；东汉末年的动荡时局，造就了魏晋文章的通脱不羁；晚明小品的勃然成风，联系着程朱理学的弱化和封建末世的降临；而“五四”之后一段时间，散文创作能取得“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成绩，更是与当时的历史更迭，个性昭彰互为因果。

不过，对于周氏论断的真理性含量，我们又不能估计过高，尤其不能将其极端化和绝对化。因为中国散文史上还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说明另一种现象和规律的存在：散文的兴盛与发展固然离不开“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社会条件，但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社会条件，却并非必然带来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兴盛；相反，它倒可能沿着由“王纲解纽”而精神失范而人性迷茫的逻辑，最终使散文创作陷入犬儒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淖。齐梁以降，大批文人的“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魏征《群书治要序》），以及晚唐五代整体文风的浮靡雕琢，无病呻吟，恰恰可作如是观。唯其如此，中国文学史上才有了分别以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的唐代与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由此可见，至少在逻辑学的意义上，“王纲解纽”是散文发展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即根本条件。换言之，

它不是决定着散文兴衰沉浮的那只“手”，而我们要找到那只“手”，还需要另觅途径。

1935年，在有关小品文的热议和论争中，郁达夫发表了《小品文杂感》一文，其中写道：“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国，小品文还不算流行，所以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社会政治澄明，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功效还要扩大。”这里，郁达夫不经意地谈到了散文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其中要素有三，即国民经济的充裕、社会政治的澄明和一般教育的进步，而国民经济的充裕则居于三要素之首。郁达夫的观点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七八年前一位名教授的说法，大意是：文学的繁荣，有待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全民受教育水准的提升，因为届时人们自然会出现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态，自然会得以复归。善良而乐观的教授甚至将这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一天，确定在了当时还略嫌遥远的2010年，即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日。

郁达夫的观点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名教授的预测也不属于信口开河，事实上，散文乃至整个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确实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最终制约着前者。我们必须看到和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但是，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同样不能做胶柱鼓瑟或如影随形的机械理解。因为这当中还有复杂、微妙且多见的变数，而以下两点则是我们首先要予以正视的。

第一，马克思在著名的《巴黎手稿》的“导言”中，曾指出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即所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后来，恩格斯在写给恩斯特的信中，援引挪威大工业落后而文学繁荣的例子，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亦认为，艺术生产的高度发达，并不总是与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相同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此种观点，虽然不属于文艺生产必然如此、只能如此的规律性阐释，但它确乎揭示了艺术发展史上不时发生、一再重复的重要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散文史上同样不乏实例：魏晋之际，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而魏晋文章却波

澜壮阔，溢彩流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一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相当落后，但却出现了鲁迅这座迄今仍难以超越的散文高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经济总体呈上升态势，而当时的散文创作在今天看来却未免有些虚浮、单调，难见真正的精品力作。此类现象的存在分明提醒我们，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进步，同样不会必然地、直接地导致散文的振兴和繁荣。在这方面，我们要避免那些过于简单的推理和有失天真的想象，而坚持以综合、辩证的思维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散文的创作与发展。

第二，对西方人文科学有所涉猎者大都知道，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塞亚·柏林，曾以狐狸和刺猬为喻比，区分并描述过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活动方式。在柏林看来，狐狸是追求学问的一群，他们只关心也只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的框架内，他们覃思笃悟且渊瞻深邃，而对除此之外的事情则往往不太关心也不甚了然；刺猬则是善于思想的另一类，他们关心和知道很多事情，尽管这种“关心”和“知道”在深度与精度上，常常达不到“狐狸”的水准，但他们却能够把这很多事情联系起来和打通开来，就中抽象出某种理念和体系，从而回答更多的问题。对于柏林有关狐狸与刺猬的说法，当代学者朱学勤联系中外历史上动态的社会环境，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阐发。他的《狐狸当道与刺猬得势》（收入作者专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一文，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狐狸型的学问家以解释世界见长，他们凭借体制和专业的庇护，足以持续稳健地增加社会的文化积累，同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保持大致的无争与和谐；而刺猬型的思想家则以改造世界取胜，其本质上的探索性与实践性，决定了他们是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并呈现自身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在大多数社会环境特别好或特别不好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狐狸”当道；而只有在社会环境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糟，但变革之风极为强劲的时代，“刺猬”才可能有用武之地，才可能得势。柏林的说法以及朱学勤的阐发，虽然只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家之言，但却无形中为我们考察和判断散文创作的态势，提供了重要的和有益的参照。因为真正的优秀的散文家，必然也是清醒的深沉的思想者，所以“刺猬”的命运也大抵是散文家的命运。关于这一点，西方散文随笔的行进轨迹，仿佛就是某种印证：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强力震撼与感召下，16 世纪以降的三四百年间，欧洲及美国社会充盈着变革与突进的活力，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以蒙田、培根、孟德斯鸠、卢梭、兰姆、爱默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家，形成了群星辉耀的生动局面。这样的局面自然不会出现在愚昧黑暗、万马齐喑的中世纪，而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却也未能让其得到有效的延续与发展。借用饱饮欧风美雨的余光中先生的话说：“散文一道，在西方的现代文坛似已趋沉寂，18、19 世纪大师辈出的盛况，已经淹没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和杂文政论了。”（《李清照以后》，收入作者评论集《连环妙计》，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由此可见，对于散文的繁荣兴盛而言，郁达夫所说的经济、社会和教育进步，仍然不具备直接的决定性的意义，而更多属于或然的性质。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推动散文繁荣与发展的根本条件？才是躲在散文背后，但对其命运起着决定作用的“那只手”？窃以为，要寻找这个问题的准确而精当的答案，恐怕还得要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宝库。1908 年，鲁迅发表了早期重要文章《文化偏至论》，其中有这样文字：“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后来，在写于 1927 年的《革命文学》一文里，鲁迅又强调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诚然，这些论述都不是专谈散文的，有些语词也不尽适合当今的写作环境，但是，它们所表明观点和思路，却在实际上揭示了散文创作的要义与散文发展的关键：散文作品的质量最终取决于人的质量，特别是取决于人的思想水准与精神高度，因此，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整体的散文繁荣与兴盛，必然以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提升为前提，必然同这个民族与时代思想解放和精神提升所达到的程度相呼应且成正比，正所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从这一意义讲，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思想状态与精神水准，才是决定散文创作盛衰与否的根本条件，才是散文背后那只手。

现在，我们可以立足思想视角与精神层面，来观察和评价 21 世纪的散文创作了。而在这一维度上，体现着辩证思维的两面观和两点论显然

必不可少。一方面，正如国人所经历和所感知的，从1978年起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日趋宽松、自由与丰富、多元的思想文化环境。在此环境中，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态尽管带有除旧布新时的种种眩惑与不适，但在整体上还是沿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健康合理的大向度，艰难但却执着地行进着。而作为一个民族灵魂沉吟者与精神代言人的散文作家，亦呼应着时代的气息与律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活跃与表达热情。反映到创作上，便是顺理成章地促成了20世纪最后十年以人的觉醒和解放为基本主题的散文热潮。这种热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因为电声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而呈现出众声喧哗和泥沙俱下的复杂局面，但其中的精神血脉与人文追求并没有全然中断和彻底失落。这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一批经历了新时期全过程的散文作家，如蒋子龙、韩少功、王充闾、张承志、梁衡、南帆、张炜、鲁枢元、周国平、梁晓声、肖复兴、蒋子丹、筱敏，以及更年轻的彭程、郭文斌、凸凹、冯秋子、王开岭、耿立、祝勇、迟子建、熊育群、叶多多等，立足于自己特有的生活和思想储备，不仅依旧坚持着叩问历史，烛照现实，探究终极，呵护灵魂的深度写作，而且在同时尚和世俗大潮的深入对话中，自觉选择了守望者的立场和态度，顽强传递出怀疑、反思、探询乃至批判的声音，从而有力亦有效地矫正和反拨着一个时代的流行意趣。诚然，相对于铺天盖地的时尚性和世俗化书写，这类作品或许并不具备音量和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它们却凭借内容的深邃性、独异性和丰富性，交织成当今文坛一道奇崛而绚丽的风景，同时映现出一个民族在变革时代必须拥有的精神高度和深度——这是21世纪散文的亮色与光彩所在！也是我们大致肯定21世纪散文创作态势的根本理由。正因为如此，那些完全无视21世纪散文的创作成就，只管对其一味贬低和否定的说法，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相比，21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在思想和精神维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程度不同的新问题，这集中表现为：为数不少的作家失去了关注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热情与兴趣，而情愿让笔墨沉溺于庸常琐碎的生活流程与“杯水风波”，结果是一个个小场景与小事件尽管妙趣横生，但重叠连缀在一起，却总给人无骨少钙，一地鸡毛之感；有的作品不再从生活